

评弹《菜肉馄饨》： 老字号烹出新味道

◆ 赵 玥



一碗菜肉馄饨，各家有各家的配方手势。上海评弹团新端上的这碗《菜肉馄饨》，既承袭了老字号的招牌功底，又藏着独家调制的创新配方，一经登台便香飘书场，引人入胜。

探寻这份独特风味背后的“配方”，是一条自觉的创作路径——以文学为根基，以都市为画卷，以创新为笔墨。从金宇澄的《繁花》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再到金莹的《菜肉馄饨》，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以其敏锐的艺术嗅觉，一次次将文学IP率先搬上舞台，最新推出的中篇评弹《菜肉馄饨》，更是在文学与曲艺、传统与现代、市井与诗意的交汇处，烹制出一碗兼具烟火气与艺术味的海派馄饨。

评弹艺术自古与文学血脉相连。传统长篇弹词多以古典小说为蓝本，而上海评弹团在当代语境下，将“文学立团”理念推向新高度。高博文带领团队深耕本土文学沃土，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影视剧抢占先机，更在艺术上开辟了独特的叙事路径。

《菜肉馄饨》的改编堪称典范。金莹原著小说以细腻笔触勾勒上海爷叔老汪的晚年生活，其戏谑中见温情的叙事风格，与评弹“理、味、奇、趣、细”的美学原则不谋而合。编剧兼主演徐惠新巧妙地将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转化为生动的说表，把都市人的情感困惑融入传统回目结构。三回书《爱子心切》《余生也贵》《缘去缘来》，既保留了评弹的章回韵味，又契合现代戏剧的节奏感。

借《菜肉馄饨》的创作东风，上海评弹团再次印证了海派文化与评弹艺术的天然契合。金莹笔下的相亲角、小菜场、国际饭店咖啡厅，都是极具辨识度的上海地标。而评弹的吴侬软语、三弦琵琶，恰是演绎这些场景的最佳载体。舞台上苏州话与上海话的自然切换，既保留了评弹的本色，又增强了地域真实感。

老汪包馄饨的段落尤为精彩，拟声词配合演员的虚拟表演，将上海男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市井生活的诗意升华，正是“螺蛳壳里做道

场”的生动体现。而相亲角声喧哗的群像描写，通过评弹一人多角的跳进跳出，既保持了喜剧效果，又不失人文关怀。

从《繁花》到《千里江山图》，高博文总能第一时间锁定优质文学IP，这种敏锐源于对评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评弹演员本就是“说书先生”，文学功底本是立身之本。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评弹的轻装上阵反而成为优势——制作周期短、演出灵活、与观众互动直接，能够快速响应社会热点。

《菜肉馄饨》从小说到舞台的迅速转化，正是这种“文艺轻骑兵”特质的再一次体现。当其他艺术形式还在筹备期时，评弹已经用“说噱弹唱”把故事讲给了观众听。这种敏捷不仅体现在创作速度上，更体现在内容把握上——剧中关于“干婚”“拼婚”等新兴婚恋观的讨论，显示出传统艺术对当代社会的及时回应。

上海评弹团的创新从未离开传统的根基。《菜肉馄饨》在多个维度实现了守正创新的平衡：表演上，徐惠新、郭玉麟、毛新琳、周慧、陶莺芸、朱琳、徐一峰七位主演各展所长，既展现传统功底，又突破程式束缚；音乐上，乱鸣啼、剪剪花等传统

曲牌与蒋调、丽调等流派唱腔交织，既保持韵味又丰富表现力；叙事上，保留“未来先说、过去重提”等传统手法，同时融入电影蒙太奇式的时空转换，让这碗“馄饨”落胃、暖心。

更可贵的是，作品在精神层面延续了评弹的人文关怀。老汪对亡妻的思念、对儿子婚姻的焦虑、对晚年情感的渴望，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评弹特有的幽默与温情得以升华。轻松背后，其实是作品对老龄化社会情感需求的严肃思考。

《菜肉馄饨》在兰心大戏院飘

香，其荤素搭配正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汤汤水水恰似评弹艺术的绵长韵味。不少听客后知后觉，哪里还能吃得着这碗“馄饨”？其实不必担心，这部新作必将如菜肉馄饨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地位一般，长久地陪伴在观众身边——长远处吃，是要牢记的。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舞蹈去往语言无法抵达的地方

《禾戏剧·大师之夜》想到的

每一种艺术的表达，都有不可替代之处。舞蹈，凭借肢体、音乐、装置、想象力的交融，可以抵达文字无法抵达的地方，让我们震撼、喜悦，彼此爱，但又难以用语言穷尽。

日前，《禾戏剧·大师之夜》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梦不见了，但我记得》《仙人掌》-16三部国际当代舞佳作，由国家编舞大师与中国杰出舞者合作演绎，为西方经典作品注入东方筋骨，实现了一次从灵感闪烁到身体解放的精彩跨越。

在日常的梦醒时分，我们往往是忘却，但舞蹈却帮助我们留住奇异而又诗意的梦境。2020年首演的《梦不见了，但我记得》，由法国艺术家尤安妮·布尔热瓦与玛丽·布尔热瓦联手打造。当晚，大剧院舞台幻化为一个由舞台景片和地面三个平面合围的犄角空间，舞者通过挑战物理极限的动作，探索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舞台设计依托灯光与动作的呼应，如诗歌般颠覆常规空间坐标，展现三维空间里无限的生命可能。

当这些高难度的身体动作舒缓优雅的节奏呈现出来时，我们有一种强烈的错觉感，眼前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吗，还是镜像所投射？一曲终了，梦不见了，我们记住了这个奇特的夜晚。

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里，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掌，热烈、张扬，充满桀骜的生命力。那么，在舞台上呢？2010年诞生的《仙人掌》，出自2024年巴黎残奥会开幕式艺术总监、瑞典编舞家亚历山大·埃克曼之手。这一次，中国舞者跳得诙谐、明快，带有自嘲意味。他们各自站在有些反光的小方台之上，精神并不为方寸所

困，强烈的击打和有趣的呼吸节奏释放出天真率性。让我联想起一丛丛的仙人掌，野生而蓬勃的植物，扎根于沙砾中，却依然恣意生长，芒刺不让红花绿叶，似乎也在笑傲万物——这就是仙人掌啊，贫瘠的土壤不能阻挡它的绽放。

把演出带向高潮的则是第三部作品《-16》。作品首演于千禧前夜，是“Gaga”舞蹈语言开创者、巴切瓦舞蹈团前艺术总监欧汉·纳哈林的经典之作。它捕捉了世纪交替时人类的喜悦、憧憬与犹疑，以“Gaga”体系为根基，让舞者突破身体局限，打破观众与舞台的界限，让肢体张力与情感能量在此碰撞融合。

当晚最出人意料的行为，是舞者来到观众席中随机挑选搭档，然后一起回到台上共舞。当座席上的灯光亮起，我惊讶地看到，很多观众在座位上站了起来，勇敢地向舞者挥手，回应舞者的邀约：让我来吧！

这是特别动人之处，观众舞者登场了，他们中不乏专业级别的舞蹈爱好者，跳得如此热烈、美丽、奔放，一时之间，竟有些分不清谁是演员，谁又是观众。舞蹈演员与观众舞者之间似乎产生了化学反应，双方主动与被动的位置随时转换。这一安排把剧场演出的“在场”意义挥洒到了极致：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观或演，进入彼此的设定和想象。每一次演出都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有了观众的参与，它被重新叙事了。我想，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在观众中隐藏着这么多优秀的舞蹈爱好者。正是他们的在场，吸引着国际顶尖艺术团队近悦远来。

语言无法穷尽舞蹈的魅力，当我们渴望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生命痕迹远比舞蹈技巧更动人

——观舞蹈《交际场：回响1978》有感

◆ 黄丽珈

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万众期待的《交际场：回响1978》(以下简称：《回响1978》)，是关于皮娜·鲍什，关于身体，关于时间的当代舞蹈。47年后，舞者美瑞尔以皮娜·鲍什1978年原版《交际场》为创作灵感，邀请了原版舞者中的9人以致敬加缅怀的方式再创作的舞剧。缅怀的不仅仅是逝去的青春，也有曾经同行的皮娜和其他7位因为过世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出现在这个舞台的舞者。有一种好像你去参加多年后的同学会，“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淡淡的哀伤。

舞台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电影院，中间是幕布，下面一排整齐的椅子，旁边有钢琴，靠近观众席的地方放置着小马，就是小孩子最爱的超市门口的摇摇马。上半场关于1978年的舞蹈现场是被投影在舞台前面的透明幕布上，对比极其强烈，舞者一个个按照当年出场的顺序来到舞台中间，做出和当年一样的动作，抬手、翻手、向前伸、放下，特别简单，但是和47年前青春洋溢的身影对比，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沧桑。在《回响1978》的开场之初，舞者仰头凝视屏幕上黑白影像中年轻的自己，少女的身影和神态特别纤细，当年姿态依旧挺拔，如今白发苍苍，眼泪会在黑暗中默默流下来。《回响1978》建立了一种纵向的时间观，个体与47年前的自己对话。首先是死亡，台上只有9位舞者，其他的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手腕、膝盖在试图复现旧日动作时发出细微的声响，是时间在身体里叹息，是对于此刻的纪念。



力。这种“不完美的完美”恰恰揭示了皮娜美学的核心：真实胜过完美，生命的痕迹比舞蹈技巧的精准更值得珍视。

传统的舞蹈保护致力于通过录像和传授来维持作品纯正和原始，在演出的中场休息，大量观众站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中心场地观看早年舞蹈影像和纪录片。可是《回响1978》却给予提示了另一种路径，让作品在时间中自然演变，让身体成为活的档案。在《回响1978》中，原创舞者将自己47年的生命经验注入其中，创造出一种只有现在才能完成的全新版本。这种传承比任何精确复现都更接近当代艺术的本质。

当最后的最后，舞者扮演摄影师，为在场的舞者拍照，那些曾经在其中的舞者已经不能再次出现在画面中，但是这些照片和舞台的影像又会成为其他作品的一部分，或者是记忆的一部分。当在《回响1978》的尾声，舞者从舞台的一头跑向另外一头，他们无法完全和年轻时候一致，他们不再试图模仿年轻的自己，而是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动作序列。他们与屏幕上的影像达成了和解——过去与现在，是彼此的见证。

演出结束，掌声如潮。但比掌声更打动人，是舞者离开舞台的方式——他们走得那么从容、那么笃定，仿佛已经与时间达成了某种协议。身体会老去，生命会消逝，但那些曾经存在的瞬间，那些通过艺术被封存的时刻，却能在记忆与复现中获得某种永恒。

从舞蹈学的视角看，这部作品都挑战了传统舞蹈美学对完美身体的迷恋。在古典芭蕾中，身体被要求尽可能接近某种理想形态。而在皮娜的美学中，身体的局限性、时间的痕迹、生命的脆弱性反而成为最珍贵的艺术材料。一位舞者脸上的皱纹，她呼吸的不均匀感，她动作的迟缓性，这些都不是需要掩饰的缺陷，而是值得展示的细节。《回响1978》中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印象深刻，或许就是所谓的不完美瞬间。当一位女舞者指着47年前原版中一个男舞者扭屁股的动作，让他复刻，一遍一遍而不可得，她和其他所有的舞者都加入了，他们其实都无法完全复现自己当年的旋转速度。他们跑动，停下来，微微喘息，然后以全然不同的节奏重新开始，更慢，更深入，却意外地更具表现